

## 『将军农民』的本色

■ 顾中华

之后从将军当农民，恰好也是29年，对他而言是心灵的回归，也为后人树立一座精神的丰碑。

他就是被称为“将军农民”的甘祖昌。

1951年初，在新疆军区后勤部工作的甘祖昌下部队。路过一座30多米长的木桥时，因敌特分子蓄意破坏，提前锯断了桥板，导致他连人带车掉进河里，身负重伤。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，他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。被授予少将军衔后，他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，回家就跟妻子龚全珍说：“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，我的贡献太少了，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！”此后，他多次向组织写报告辞职：“我自1951年跌伤后，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，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。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，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，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。”1957年，甘祖昌终获批准，辞去了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职务。

选择做一个农民，甘祖昌不是为了享受田园生活，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。离开新疆前，他对家人说：“从新疆到莲花，路途遥远，要尽量少带行李，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！”全家老少十几口人，行李精简再精简，只装了3个箱子、3个麻袋，动物笼子却带了8个，里面装着6头约克猪、15对安哥拉兔、15只来航鸡。来给他送行的王震将军不禁一乐：“老甘，这是你们搬家还是动物搬家？”他带着这些动物，当然不是为了自己改善生活，而是想把新疆的优良品种，带到江西推广养殖，造福乡里。回到家乡后，甘祖昌和两个弟弟挤在一起，三家同住一套老破旧小楼。组织上提出要为他修建一处单独的住所，也被他婉言谢绝。他常说：“我是回来种田的，不是来当官做老爷的。”江西省有关部门准备为他配一辆小轿车，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：“我参加实际工作不多，根本没有配小车的必要，还是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，用在更需要的部门吧。”

“要挑老红军的担子，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。”这是甘祖昌对自己提出的要求。在江西，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家乡的建设，一直坚持参加劳动，和乡亲们一起改造红壤田，修起了3座水库、25公里长的渠道、4座水电站、3条公路、12座桥梁，为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

甘祖昌生活节俭，一件衣服一穿就是10年，常常补了再补，实在是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。但他又很慷慨，拿出工资支援家乡建设、扶贫救危。1957年至1984年间，甘祖昌工资收入加原有存款共计10万余元，有统计的捐款约8万元，占总收入的70%多。他说得最多的是：“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，不能留下安乐窝。”

一个人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，必然会成为天地间的崇高之美，如山岳之壮丽、如星河之璀璨，被永久铭记、仰望。甘祖昌，这位老党员、老红军就是这样的人。他的传奇故事，不是讲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；他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值得世代传承赓续！



—

天空阴沉沉的，铅灰色的云已蓄足了水分。三级军士长陈华五带着下士彭怡辉跑完轻装5公里，刚回连队，雨就哗啦啦落了下来。

彭怡辉是去年秋天入伍的直招士官，今年2月初才被分到一班。

那天上午，指导员带着彭怡辉走进一班，说：“华五，今年给你们班再分一名新同志，大专生。”

陈华五“啪”的一个立正：“请指导员放心，我一定会用心带好。”

陈华五是21年兵龄的老班长，他懂连队主官的缜密考虑，而且他也乐于接受这份信任与考验。

那天下午几乎都是陈华五一个人在唠叨。彭怡辉的内向与自卑，像横亘在他俩之间的一片荒野。在新兵连里，彭怡辉的体能课目都不及格。陈华五安慰、鼓励他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咱从头开始，就像这大地上的草木，在春风春雨里重新拔节生长。”

从不断陷入停滞的简短对话里，陈华五捕捉到一条信息，下连当天是彭怡辉的生日。他给妻子余榕莉打电话，让她赶紧去镇上买一个生日蛋糕。

从夜训场归来，蛋糕上摇曳的烛光与全班战友的祝福，让彭怡辉眼里噙满泪水。

彭怡辉不知道，下午聊天时陈华五已在心里为他绘好了成长路线图。

彭怡辉身材偏胖，许多课目做起来都十分吃力。陈华五雷打不动，隔一天便带着彭怡辉跑一个5公里。他希望自己带过的每一个兵，都不甘于平庸。

从训练、劳动到大小活动，无论干

## 一片绿叶

■ 王雁翔

什么，陈华五都跟彭怡辉待在一起。他希望小彭能感受到温暖与信任。他知道，信任也是一种力量。

两个月过去，彭怡辉3公里和仰卧起坐及格了。这些进步让陈华五无比欢喜，心里像落了一片灿烂的春光。

二

雨滴落在营区翠绿的草木上，落在仰着灿烂笑脸的一簇簇野花上，落在水泥地上，在静默的万物上敲出细密的“沙沙”声。没有风，天地恬谧，水汽迷蒙。一只山雀细细的叫声，让这仲春的雨天倒显得寂静。

陈华五拿出厚厚的无线电专业教材，翻到昨晚学习的地方。那枚绿叶像一道金灿灿的阳光，跃入眸子。

那年冬天入伍时，陈华五从自家院里一棵四季桂树上摘下这片绿叶，顺手夹进哥哥送他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里。

哥哥两年服役期满就退伍了。两年不长，但哥哥手投足间的变化让他惊讶、羡慕。陈华五决定走哥哥的路，去部队干出一番事业。

新兵连第一次上街时，陈华五特意给这片厚实的墨绿色叶子过了塑，绿叶成了一枚长方形书签。那本书陈华五只读了一遍，新兵连的日子紧张而忙碌，时间总不够用，他想等下连后再慢慢读，但书在新战友之间传来传去，再未回到他手上。

因过了塑，叶子的光泽似乎并未消减，依然那么绿，叶脉里的水分仿佛也未消失，像一片刚摘下压展的新叶。它沉静朴素的色泽，像岁月，也像他深藏内心的梦想。

窗外的“沙沙”声更密了，雨声里有万物的生长与回响。

我问他，从军这些年，回过几次老家。他矜持地笑笑，有点难为情。

2014年国庆节儿子提前出生，他因执行任务没赶上。3年后，妻子临产，他匆匆赶回去，女儿已经出生。第二年

再见，女儿已经能叫爸爸了。

随军后，妻子带着儿子和女儿生活在不远处的家属院，他仍忙得顾不上家。

三

两年前，陈华五通过了报务高级技师技能鉴定，被遴选为“陆军工匠”培养对象。今年，他又报考了信息网络高级技师技能鉴定。

我说，每项考核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，你是带兵骨干和通信专业教练员，还有课题攻关与研究，肩上担子已经不轻。

他笑着说：“人只要用心努力，再高的山都会登顶。”

在几年前的一次集训考核中，陈华五突然腰痛得起不了床，经过检查，医生建议手术。陈华五担心术后无法参加训练，选择了保守治疗。那时的他忍着疼痛倒着走、吊单杠，来增强腰肌力量。半年后，他又出现在训练场上。

今年3月，建制营体能考核，陈华五武装3公里考了满分。

陈华五注视着眼前的书签，记不清这枚绿叶曾在多少书页里夹过。他爱阅读和思考，这绿叶总夹在他不断变换的书里。书看到某一页，困倦了，或者要去忙另一件事，夹上绿叶书签，像一个或长或短的停顿，再翻开书，绿叶像刚刚飘进书页等着他。看一眼叶子上叶脉组成的图案，他心里是潮湿的，也是蓬勃、明亮的。

陈华五将这些年所带队员12名沙场立功、3名保送提干的数字，写在绿叶书签的塑膜上，激励自己继续拼搏。

我说，凭你的专业素质，若上赛场，一次次夺冠立功的一定是你。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，说：“我的腰和膝盖、肋骨都有伤，跑猛了两个膝盖‘嘎吱嘎吱’响，把年轻战友带好，让他们冲锋沙场，我心里挺自豪的。”

有一年国际军事比武，陈华五是中方参赛队教练员。报务专业的3个课目6项内容，听上去似乎不难，但比武要求

以俄语参赛。这意味着他和集训队员要像小学生一样，从书写、发音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。

当时春节临近，集训地附近村镇上已响起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。陈华五仍带着队员们整日忙碌着。吃饭前的广播里是俄语，集合口令是俄语，就连晚上梦呓也在背诵俄语单词。

陈华五依据每名队员的性格特长、学习能力与进度，采用一人一案精准训练模式快速突击，要求队员每分钟收发报速度达到260码。

在一轮轮集训考核中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，才有资格走向沙场。

重复与枯燥，是磨砺，也是挑战。他几乎想不起集训后期的时间是怎样过去的，在疲惫与忙碌里，他以离弦之箭般的坚定，带着队员们冲锋。无线电测向是体能与技能的双重考验，队员们需要在9平方公里地域内，拿着测向仪边奔跑边寻找发射点。一次训练下来，队员们要在复杂的地域里奔跑10多公里。

峡谷、河流、山坡、丛林；烈日、风雨、白昼；全天候陌生地域。陈华五一次次跟着队员奔跑。队员们不知道，眼前这名身手敏捷干练、目光严厉的教练滴着汗水的迷彩服里，戴着厚厚的护膝与护腰。

他笑着说，为了胜利和荣誉，就得拿出血性去拼。集训结束时，队员们抄收和拍发的电文纸，摞起来有两米多高。

后来，6名队员出国参赛，他像以前一样默默回到了连队。比武那天，陈华五和妻子守着电视看报道。经过7天激烈角逐，中国军人女队获得报务专业团体第一名，男队夺得第二名。

“好样的，中国军人威武！”陈华五控制住胸膛中激流般奔腾的喜悦，一拳砸到桌子上，茶杯震翻，在地板上“咣唧”地打转。妻子看了他一眼，也伸手在桌子上重重地敲了两声。

儿子从房间里冲出来，一脸迷惑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咋啦？”

俩人像约好了似的，指着电视说：“自豪！”

## 突破海雾

■ 徐荣木

把军舰与周围隔绝开来。水兵们面色严峻，眼睛瞪得似铜铃一般大，似乎想要将那片混沌看穿。军舰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航行的路线，生怕一不小心，就跟暗礁或者别的船来个“亲密拥抱”。

军舰在雾中穿行，航迹划破了雾海的宁静。

“铛、铛、铛……”这是雾钟的声音，也是警惕的声音。舰桥临时增设瞭望窗，随时向驾驶室里的舰长报告前方的动静。

雾犹如从半空悬挂下来的一条白色披纱，袅袅舒展；又如一道道连绵的群山，重重叠叠，但顷刻间，就被利剑般的舰桥撞得四分五裂，而后一络络地飘散开去，从舰身两侧穿插而过，向舰艉隐去。

军舰在雾中艰难地前行。舰过闽东镇海角，突然，一股巨大的浪涌如同狂暴的巨兽，以雷霆之势朝军舰扑来。官兵连忙抓住一旁的栏杆或牢固的物体，拼尽全力与汹涌的波涛抗衡。

“大家撑住！我们一定能渡难关！”舰长的声音在巨浪的怒吼中时隐

时现，给官兵鼓劲打气。

“舰长，前方有异样，快规避！”突然传来雷达班简短急促的报告声。

“停车！倒一，倒二，倒三！”舰长连续下达了四个指令，沉着、果断。

少顷，军舰从前进状态转入后退，主机未及燃尽的柴油，挟着刺鼻的烟味，从舰舷一侧的排烟孔中喷了出来，与乳白色的雾融为一体，向四处扩散。

紧接着，舰长下达了转向的命令，军舰避开了不明物体。此刻，如有稍稍犹豫，军舰就有与该物体碰撞的危险。军舰继续在雾中航行。

愈往前，雾愈浓。海雾抱成一簇，然后一团一团地飘过来，撞在舰上和官兵的身上。雾的碎片四处飞溅，片刻工夫，水兵们浑身就湿漉漉的。

突然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一只迷失了方向的海鸟从天而降，疲惫不堪地跌落在甲板上，还受了一点轻伤。水兵们好奇地望着这个不速之客，心中一下子涌起了柔情。一位帆缆兵小心翼翼

地将海鸟捧起，轻轻搂在怀里，细细端详：海鸟憨态可掬，洁白的羽毛中间镶着几瓣粉红色的小羽，红红的小嘴一张一合地喘着粗气，似乎在向水兵们诉说自己的遭遇，不禁使人心生爱怜。

水兵将海鸟“请”进了舱室，给它擦拭身体，舰上的卫生员拿来药水替它敷治伤口。海鸟看到这群热情的水兵，“嘎嘎”地叫了几声，似在表达它的感激之情。

渐渐地，浓雾开始缓缓消散，强烈的阳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。水兵抱着海鸟来到甲板，准备将它放回大自然的怀抱。

“飞吧，去追寻你的自由和快乐。”水兵温和地说道。

“扑棱棱”一声响，海鸟振翅高飞，在空中盘旋几圈，频频向军舰方向回首，似乎在表达对这群水兵的感激之情，然后展翅飞向远方。

蓦然回首，军舰已突破海雾的重围。



长城(油画)

高阳作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战舰夜泊锚地，晚潮轻轻拍打船舷。

清晨，“丁零零……”一声响，舰长从睡梦中被闹钟叫醒，揉揉眼，拉开舱室的门。徘徊在室外的雾，像一只机灵的猫，先探头探脑，察看周边动静，然后看准舱室空隙，一骨碌就钻了进来，霎时间，弥漫了整个舰长室。

“好大的雾啊！”舰长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在那片无垠浓雾的重重笼罩之下，黛色的远山不见了踪迹；近处，海礁、飞鸟、渔帆皆像变魔术一般，消失得无踪无影。茫茫海天间，军舰犹如一叶孤舟，闯入无边无际的苍茫。

舰长登上驾驶室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捣蛋的鬼天气！”而后，他下达了起飞的命令。浓雾就像是一堵厚厚的墙，

胜利的光芒照亮整个雨季



长征

第6147期

## 大雨

一双大手道劲如闪电  
揪住乌云扔进池塘  
扯团，揉搓，捶打，漂洗  
一团团抛向天际  
大雨倾盆

潜伏于山林，钢枪与作战靴  
熟知风起云涌的规律  
泥浆满身，草木与迷彩  
混合伪装比丛林更隐秘  
雨雾朦胧  
未来战场真实逼近

一道黑影，瞄准镜如鹰眼犀利  
心跳和呼吸平稳而冷静  
警惕的子弹枪占先机  
炸雷追随闪电  
胜利的光芒照亮整个雨季

## 卓旺

河滩营地燃起篝火  
二次入伍的卓旺  
头皮贴着细密的卷发  
一把口琴  
小巧得像玉树叶片  
如枣红色骏马衔枚  
蓄势良久  
突然吹奏出欢快的歌谣

骏马奔腾保边疆  
熟悉的旋律和词句  
引来山泉喷涌，万马奔腾  
战士情不自禁跟着欢唱  
晚会的篝火那么旺  
让青春的血液  
顷刻沸腾

## ★ 清风正气歌

1986年3月28日，江西省莲花县的一位“农民”因病去世，享年81岁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交代家人：“领了工资，先交党费，留下生活费，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。”家中有一个他珍藏多年的铁盒子，里面用红布包裹着三枚勋章，这是他的全部遗产。他一生富于传奇色彩——早年投身于革命洪流中，跟随主力红军长征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，但他依然保持一位红军老战士艰苦奋斗的本色，淡泊名利。后来他辞去军职回乡务农，造福一方百姓。从农民到将军，他历经血与火的考验，出生入死、多次负伤，戎马生涯29年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；



## 青铜峡日记(组诗)

■ 程文胜

## 归途

远处，红四连的战车轰鸣  
这晚归的钢铁歌声  
如雨后彩虹横跨南北  
天青色背景上  
悬垂一朵悠闲的云  
那片柔软洁白镶着金边的色彩  
让我想起西码头岸边的  
故乡棉垛

青草的味道从泥土上升起  
飞翔的鸽哨和银白的翅膀  
花瓣一样重叠  
赋予天空和记忆以层次感  
牵引视线越过一片山峦  
回旋一缕幸福的炊烟

想起岁月静好  
与负重前行的逻辑  
我们怀抱钢枪  
脚步比云朵还要轻盈